



□ 胡艳丽

史铁生是这个时代文坛的奇葩,是少数几位能够写到灵魂深处的作家之一。他一直居于自己内心深处,用阅尽沧桑的眼睛,不断品味感悟冷暖交织、灵魂漂泊的生命真味,在时光深处,他把四季轮回升华为命运交响,用文字的形式让它们不断回响、奔流。

这一部《记忆与印象》便是史铁生的生命回眸之书。随着书中那个黑黑瘦瘦小人儿慢慢长大,一座城市、一代人的记忆被慢慢唤醒了。老北京的京腔京韵宛若重生,沾着阳光味道的蝴蝶开始翩翩起舞,那些紧闭的大门被一重重、一扇扇次第打开,如同生命的通道,慢慢通往越喧嚣,荒芜,燥热的时代。

生命之初的记忆必定是模糊的,也是片断式的,但在作者的笔下,时光却颠倒了顺序,越是幼时的记忆越清晰完整。一个小生在奶奶

的牵引下一步步走出房间、走下台阶,走进阳光斑驳的午后。小街、小巷、云影、蝉噪、驼铃声、风琴声,还有钟楼里传来的钟声,听来的缥缈故事,川流的陌生身影,把一个小人儿所有的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感觉熏染成形,氤氲成记忆的底色,为日后包容生命中的苦难和悲愁埋下深沉的伏笔。

时光渐次打开,记忆开始纷乱,北京、涿州、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二姥姥、爸爸、妈妈、舅舅一大家子的记忆扑面而来,这些记忆慢慢缺失了生命之初的单纯,有些颠倒,有些模糊,甚至姥爷只是一个人形空白,躲在大家隐藏的话语和感情背后,不能被触及却与一家人的命运、感情相割舍。他们的生命被裹挟入时代的洪流,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,出生时身上烙下的印痕,开始被挖掘成不同的符号,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吞噬人们的未来。希望、安康还有人性。一切人们在意、渴望的东西,被命运不置可否,抛来荡去。生也好,死也罢,我们看不到这些人在不幸和冤屈降临时悲怆的情感体验,一旦生命被抛入这个尘世,偶然和必然便构成了命运不由自主的和弦。他们都是小人物,个人生命中惊天动地的故事只能是寻常巷陌的一声叹息和低吟。

生命的沉重在作者笔下化得无形,只有时光光影里灵魂的哀婉吟唱,但作者的这种哀,又是超脱出个体生命体验的,化为对时代之痛、世之痛的体悟。时光流逝,同作者的生命展开交集的人物慢慢多了起来。作者对所有与之产生命运交集的人有深深的悲悯友爱之心,他用心感悟幼稚园两位“老姑娘”老师不入流俗,不肯委曲迁就的高贵情感,也深深心痛于她们日复一日的担忧和惊恐,高贵与卑微的颤抖结合,让作者深切感受到了时代的痛点,一群人命运的痛点。时代并不确定它是否在昏昏沉沉中醒来,那些思想、灵魂从未枯竭的人们,是时代悲剧中扣人心弦的哀婉的歌。

作者将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动人心魄。在轮椅轧过的半生生命轨迹里,没有半点怨天尤人,甚至在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“内部票”的时候,仍被电影院管理人员以电影院不允许任何车辆行驶为由拒之门外。这样的尴尬羞辱,仍被作者自嘲着化解得无影无踪,再摇着一个多小时的轮椅回家,不过是欣赏路边的风景,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。

史铁生被当代文坛赋予了太多意义,灵魂作家,生命歌者,活得最健康的人,文字透彻明透,笔者认为这些赞誉都是实至名归,但读史铁生的文字绝不可先入为主,他的文字不是让人崇拜的,而是让人在安静的夜晚,摒弃一切私心杂念,慢慢感悟,一个句子来咀嚼、回味、联想的,只有用心品出来的才是味道,感出来的才是思想。史铁生,身后留下的干净文字,被出版社一版再版,被读者一读再读,这就是文字生命不朽,写作回归零点的最好见证。如果文字能够开出花朵,那么它的温暖美丽绝不仅仅象征着个体的生命,它也许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也许是代代传承的记忆。

文娱新闻跟所有的新闻报道一样,同样记录着“正在发生的历史”。

只是稍稍不同于社会新闻的是,文娱圈是一个放大的社会,一个放大的名利场。也因此,这里面的变象乱象异象频仍,若非一个具有明眼冷慧眼的人剖析评判,等闲人看到的无非就是乱麻一团。

逢春阶正是站在娱乐圈外冷眼旁观的剖析者,他的敏锐视角总能把这个名利场中的是非恩怨,解剖开给人看。他的文笔风趣幽默又极具说服力;既关心大家喜闻乐见的娱乐圈生活,又能以一个资深媒体人的角度给予较为深刻的评析。他主笔的“小逢观星”专栏在《大众日报》一开八年,受益的总归是读者。

文娱圈映射出的时代依然是大时代,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,瞬息万变。其间,夹杂的是亦真亦假、半梦半醒。坦荡荡、长戚戚、思无邪如今已依稀难觅,即使是伪装的高歌猛进、宏大叙事也已经不再有往昔的催眠作用。在文娱圈里谈一本正经和崇高理想,只能被嘲讽被围观。观星相即是察世情,《人间星话(第二辑)》收录了逢春阶这些年来的文化评论,他的尖锐、他的泼辣、他的解构,便是对文娱圈种种现象的灌顶和棒喝。

这些年,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娱事件都逃不过逢春阶的慧眼。比如在评析胡玫任《新红楼梦》导演时,他断言“胡导演接了个挠头的活儿”,因为“原来拍《红楼梦》,演员要培训,读《红学概论》,读原著……现在的演员娇贵啊,那更是浮躁上加浮躁,出名要早,不能吃苦,有的演员读名著还头疼……胡导演,你等着吧,如今的‘大观园’里全是金枝玉叶,不好伺候”。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断言,胡玫挂印而去,《新红楼梦》这块烫手山芋落在李少红手中,剧成后果然惨不忍睹。又比如“伤痕文学”代表刘心武继《揭秘红楼梦》登上“百家讲坛”后,要重续《红楼梦》,对此,逢的评断是“刘心武近年来跟‘红楼’叫劲,不是一点价值没有,起码让大家重新关注《红楼梦》了吧。但我奉劝先生还是见好就收吧,过去农村背着鱼篓沿街贩卖鲜鱼的都有经验:时间不能长,一长就又腥又臭”。这话说完一晃6年了,刘心武的《续红楼》依然杳渺。无论如何,发议论是容易的,可论到点儿上而且准确无误,就非要真功夫了。时光让人触目惊心处便在于定格之后回头看,今天再看这些恍如预言般精准的文字,岂不让人叹哉!

此外,对丁聪、铁凝、刘震云、赵本山、余秋雨等人,对春晚、百家讲坛、作家官员遭遇板砖等事,逢皆有隽语酷评。如他评论“沪上官方文化名片”余秋雨的标题是:《少了余秋雨,世界多寂寞》,可贵之处在于,文章并不一味讽刺与批判,而将其放置在时代大背景下予以一种“同情的理解”。“余秋雨的‘沉沦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:不能静止地看一个人,无论是所谓的大师,还是普通人。”

如同我们所知,新闻的“快速历史”,需要缓慢的消化过程;文娱评论的历史注脚同样也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,虽然看似微不足道,实则坚韧无比。它同样会思考长期的、全面的意义,让我们扩展更宽广、更深远的视野。

文娱圈是个娱乐圈,文娱评论卖弄机锋也是容易的,然真正做到有娱乐也有思想、有文化也有担当殊非易事。一般说来,运笔如刀,评点人事刻薄见骨、戏谑近虐者,往往内心笃重良善,没有对自我价值观的坚守,嬉笑怒骂便难成文章。也难怪龚自珍读完陶潜诗集会情难自己——“陶潜诗喜说荆轲,想见停云发浩歌。吟到恩仇心事涌,江湖侠骨恐无多。”

在此,我愿意引用逢春阶的自勉作结:要说人话,不说鬼话;别轻易花销文字,文字是金,浪费文字也是犯罪。

嗯,好吧好吧,那就最后再说一句:祝愿逢春阶和“小逢观星”前路漫长,充满新奇,充满发现!

□ 刘春雨

【原色视域】

女诗人上课记

□ 韩青

女诗人王小妮放下自己的写作到大学里面教作文,五六年的课堂经验积累下来,像孔子一样的注重因材施教,但不像他的述而不著,而是边述边著,去年底出版了一本《上课记》(中国华侨出版社),转过年来,我从网上买到的,竟已经是第二次印刷的了,这期间偶尔地还看到她就此书接受了不少媒体的访谈。王小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“朦胧诗”代表诗人之一,如今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谈她的新书,调动出来读者的深切共鸣之处,依然是所谓诗人的人文精神关注大背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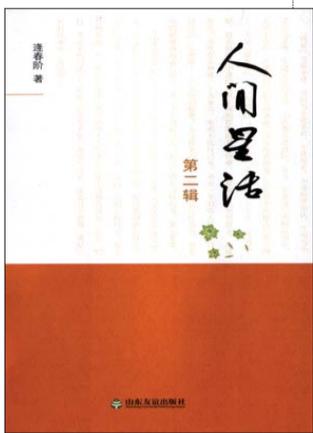
王小妮当初是以诗成名,也涉及小说、散文、随笔,得过国内外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。《上课记》的漂亮前言,颇能代表她的水准与境界。先是说明她本来在家里写作的,忽然去做老师,是起因于和另一个作家的聊天,那个作家夸奖她循循善诱“能做老师”,她就被这句话深深启发了,“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”。然后,就是对本书体例与内容的介绍,它们是她在上课间隙的随意笔记,还有与学生的种种互动,因此会附上学生的纸条、短信、电邮,呈原始记录状,“希望读者能从它们的最初原貌,渐渐看到写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变化,看到一届届大学生不同心态和自身处境的变化,以及在这背后,社会大环境的变化。”再然后,就是抒发她在这个过程中,对大学教授的自我定义以及体制教育的复杂感受。到底是一个诗人,面对让人无奈的种种现实状况,她的表达里,保持了某种诗意栖居的姿态:“在今天,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,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。哪怕多数人在侧目观望,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,渺小微弱,甚至是飞蛾扑火。如果它完全是徒劳,也要让这些徒劳发生。”

这个神采飞扬的前言接下来的正文,初读之下,有点错愕,啰里啰嗦地碎碎念,很流水账的样子啊,全然不似王小妮的文风了。但是,但是,但是,整本书看下来,确实是流水账,这时也就明白王小妮那么使劲把前言写好的用心了——她是要让读者的注意力从她的诗人自我状态上渐渐挪到教室,挪至学生。

且看,她第一次上讲台,标题是《2006 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》,重点问题在于“我”。次年,开始放下一些“我”的意识,明白了《2007 投入情感是最重要的》。第三年,某种师生间的平衡达成《2008 我们都是主角》。这样的平衡已经能够促成联盟了,共同去《2009 抵抗陈规戒律》。然后是更深入的关注,落实到学生中去的《2010 在生活的角落,每个孩子都在发光》。最后,附上学生的作业与邮件。由老师起首,到学生结尾,王小妮的目光是逐年、逐月、逐届,逐班收拢与专注起来的。

对于长达六年的过程,王小妮的体会是:“有很多时候,我和他们很一致,我们之间的差异都被掩盖着。在共同抨击嘲讽揭穿什么的时候,我们很同步很痛快很酣畅淋漓,我们变成了一体,对立的,是某个第三者。可理想主义真正实施起来千难万难,我对他们都有长久的难度。”比如,王小妮的诗歌不排斥日常生活,对文字的运用格外注意保持住生活细节的质感,上写作课时尤其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“好词好句”,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、表演小品,以唤醒原初的鲜活语言感觉;同样,她以诗人的敏锐,保护着出身社会底层和乡村学生身上的“土气”特征。可是,“好词好句”是这个作秀时代的基本语言方式,“土气”更是这部分学生渴望着快快挣脱的一件旧紧身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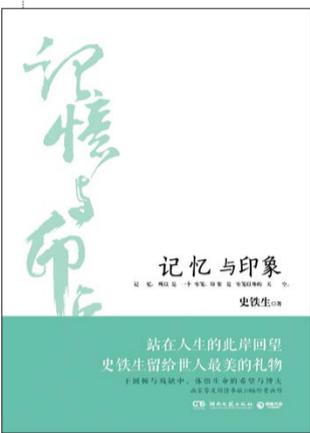
况且,当下高校教育被质疑是“教的痛心,学的反胃”。早几年前,就有画家陈丹青骂教育体制是“误导青年,在每一个环节上细细误导”,现在为难的不仅仅是学生,教师也成为媒体八卦舆论的边角料之一类,明星学者易中天干脆替老师们划出了底线——“不和学生抢女朋友”、“不骂学生是王八蛋”。比之陈丹青和易中天的激烈与痛快,女诗人王小妮的情绪是克制的,她的表达另有一种清俏冷峻:“至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东西,我完全没能力没心情去涉及,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‘办学记’‘保研记’‘晋升记’‘考核记’‘评估记’‘申报课题记’‘论文辅导记’。”这还真是一系列非常棒的选题策划。由此想来,《上课记》能够热销实在很应景,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出版范式读本。



《人间星话(第二辑)》
逢春阶 著
山东友谊出版社
2012年6月出版

观星便是察世情

【文化游走】



《记忆与印象》
史铁生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2年6月出版

站在生命远处回眸

【心灵指引】

微博书评

@黄老邪:《超个体》,伯特·霍尔·多布勒等著。这是一本描述社会性昆虫的科普书。没读过同样遐迩闻名的那本《蚂蚁》,仅可对本书诸多专用词走马观花望文生义,已然妙趣横生……在这里的微博世界,一样也有信息桶,信息素、舞蹈通信、视觉通信?答案是肯定的——只是我这种普通读者读不懂,辨不明罢了。

@康定斯基:1940,伦敦 Holland House 被炸成废墟,三个男人在完好无损的大书架前,或凝视书,或翻阅书,或触摸书,宛若梦境。在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中,桑塔格用优雅形容这不可思议的画面。她揣测是摆拍,但却张扬了“特定时期(二战)的魅力和真实性”,通过对书的迷恋,表达困境中的冷静、坚韧。所以,书乃圣物。

@巩华驰:《人生的枷锁》、《刀锋》、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、《面纱》这几本书是随手拿起来就能读的书。按上面的顺序来,估计40岁前思想上的疑难杂症,忧愁幽思都会被排解掉,如果你好奇心强的读者,你对东方学的兴趣说不定也会被勾引起来。读毛姆,人会渐渐变得温和、深刻、内敛。